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全解卷十五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百五十四 經部

尚書全解卷十五

宋 林之奇 撰

湯誥　商書

此則周官士師所謂用之於會同之誥也古者天子始受命奄宅四海則諸侯皆率其職以奉朝會于天子之都所以正始也如舜禹之受禪既告祭天地百神然後輯五瑞覲四岳羣牧班瑞於羣后康王既受顧命出在應門太保畢公各率其方之諸侯皆奉圭

兼幣致其壤奠此常禮也湯武既從征伐得天下其反國也諸侯皆率職來朝致禮於君此亦禮之常也此篇主於記載其所告諸侯之言而因叙其事故其所叙為略然而可以互見也武成曰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武王於是為之稱其

先世積德累功與夫其所弔民伐罪之意也其叙事則詳而其所以告諸侯之言則首尾不甚備者蓋武成之篇主於叙事之故也至此篇言王歸自克夏至亳誕告萬方而復綴之以所告諸侯之言首尾甚備而其叙事則略以此篇主於記載其言故也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記言者則言詳而事略記事者則事詳而言略其體自有不同於其間此二篇雖記載之體不同而其辭則皆是始攝

大位而告諸侯以正始也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黜廢也黜夏之命不使復僭天統也湯之勝夏也則黜夏命而廢之武王之勝商也武成之篇不曰黜商命及其殺武庚封微子於宋然後曰武王既黜殷命者蓋湯之伐桀桀遂棄國而去竄於南巢湯既因而不追以全君臣之義矣故於是黜夏之命而不復為之立後使居其所都之國也武王牧野之戰前徒倒

戈而紂見殺既違武王之本意也矣故封箕子武庚於殷故都使嗣其宗廟因而不改亦所以存君臣之義也及武庚作亂自絕於周然後黜殷之命而其立微子代殷後則居之於宋不復使居殷之故地也若此之類皆聖人之處事仁之至義之盡也亳者湯之都也湯之亳文王之豐鎬皆王業之所基也故既除桀紂之暴則不復都夏商之故地也而必歸於亳與豐鎬本其王業之所自興故也孟子曰湯以七十里文

王以百里七十里則亳也百里則豐鎬也商周之子
孫世世守之得之則興失之則廢非其地之險固如
秦人殽函之都有金城千里山河百二之勢也惟其
民心之所愛戴者尤深且固故以為商周根本之地
也湯歸于亳諸侯則皆朝以見新君不可以無告也
史官錄之故為此篇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
聽予一人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猶所謂王來自商至于豐誕告
萬方者誕告萬方諸侯也經惟言誕告萬方所以知
為諸侯也蓋萬方之民非可以皆至於天子之庭而
以武成庶邦冢君曁百工受命于周之文而考之則
知其為萬方之諸侯也必矣嗚呼爾萬方有衆明聽
予一人之誥禮曰天子自稱曰予一人魯哀公誄仲
尼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子
貢曰稱予一人非名也是知非天子不可以稱予一

人湯於是踐天子之位矣故對萬方有衆稱予一人以誥之使之明聽其言也夫湯誓之作在於未克夏之前而亦稱曰爾尚輔予一人者某嘗疑此篇與泰誓之篇稱予一人者皆是史官記録其書之時增加潤色之辭學者當以意逆志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自惟皇上帝至於賁若草木兆民允殖是告衆以所爲應天順人伐夏弔民之舉也自俾予一人至於尚

克時忱乃亦有終是告之以戒慎恐懼保邦安民之意也詳考此篇所告首尾本末與仲虺之誥相為表裏湯之此言蓋發於仲虺者也仲虺之誥始言天命人心之不可違終言慎終如始欽崇天道永保天命之意至於湯歸于亳其所以告萬方者終始之意殆不越此盖仲虺之言所謂起予者也故張諫議曰湯既勝桀以有天下而慙德多焉故仲虺作誥於前以明夫天之所以命湯為君者凡以民之有欲而俾乂

之也是故其書但言民有欲而非其君以乂之則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湯又曰誥於其後以明天之所以命予為君者凡以有道而俾綏之也故其為誥至言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常性克綏厥猷惟后夫乂民之欲以政事也未足以盡為君之道惟因民之常性而安其所謂道則有敘存焉而君道於是乎至矣是以二誥之辭相為終始然後湯之懋德可以已宜其所誥者必要其所至也此言可謂盡之矣皇大也上

帝天也衷者善之本於固有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
物有則降衷于下民即所謂有物有則也惟民之衷
本於上天之所命則是民之性無有不善矣然天雖
能降衷下民不能使民保其固有之常性而勿失故
為之君而付之以敎民之任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
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謂之勿使失性者是所謂勿
使失其所降衷也民既有降衷之性至於順其固有
之常性以安其所謂道者是乃君之任也故曰若有

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既曰若有恒性又曰克綏厥猷惟后者蓋率性之謂道然順其性則能安其道矣不能順其性則悖理而傷道安能綏厥猷哉古先聖王所以為教化之本未嘗不本諸此堯授舜舜授禹三聖人相授之際而其言曰天之歷數在汝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禄永終蓋能允執厥中則能若有恒性以綏厥猷矣不然則四海困窮天禄永終矣桀紂是也故湯欲言桀之暴虐其民以亡天下則以此言

為先者盖推本乎上天所謂立君以乂民之意是亦

仲虺之意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

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

此言桀之罪自絶於天結怨於民也夏王滅其已之

德放僻邪侈喪其良心不復存則是在已者既不能

保其中矣其何以若恒性綏厥猷哉如此則無不忍

之心而肆為威刑以敷虐于萬方百姓百姓被其凶

害如荼之苦如毒之螫不可堪忍也言及萬方百姓者葢其作虐者廣而怨之者衆也自古無道之君未有不用刑威以毒民者若苗作五虐之刑紂爲炮烙之刑皆所以虐者廣而怨之者衆遂亡其國桀之虐民雖不詳見於經意其亦如苗之五刑紂之炮烙秦之參夷是也屈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則未嘗不呼天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桀之虐政加於民民既苦於虐政無所告訴窮而反本則惟稱冤

於天地鬼神以冀其拯已也故曰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於上下神祇夫天之愛民也甚矣東海殺一孝婦天為之大旱況萬邦百姓並告無辜於上下神祇則上下神祇安得不赫然震怒而降之禍乎故繼之曰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

此蓋言天之常道於有善者則福之淫則禍之桀既虐民如此故天於是降其災異不祥之事以彰其獲罪於天也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儆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天既降災于夏以譴告儆懼於桀而桀不知自省則是傷敗之徵於是乎成矣既下其災異之事以彰厥罪矣故我小子將天所命之威以致天誅而不敢赦也故曰肆台小子將天命

明威不敢赦將天命者所以助夫天之福善也將天
威者所以助夫天之禍淫也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焉知其所謂命威而將之也孟子曰天不言以行與
事示之而已矣天之降災于夏以彰厥罪是亦以事
示之矣故湯以是而知天命所在遂行天討於桀以
奉天之意非天諄諄然而命之也既奉天明威於是
用玄牡以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玄牡者黑色
之牡也神后者后土皇地祇也告于上天神后者蓋

禱於天地神祇因其民之所告無辜者以為斯民請加罪於有夏也正義曰商尚白牲用白今言玄牡夏尚黒於時未變夏禮故不用白也若先儒說玄牡往往從此說某竊謂此云玄牡者但是一時所用祭告於天地之牲不須必因其色以求其義湯用玄牡則以為未變夏禮如魯頌曰白牡騂剛豈以未變商禮乎此正所謂相馬而辨玄黄者也先儒往往因此遂有五德更生之說引此為證以為出於聖人之經

而所以改易服色爲帝王之急務若蘇內翰之明達猶以此爲信其說以謂禹治水得天下故從水而尚黒商人以兵得天下故從金而尚白周文有流火之祥故從火而尚赤其鑿甚矣蘇公嘗有言曰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能免此正目睫之論也

聿求元聖與之勠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既用玄牡以告上天神后請罪有夏猶懼其不濟也於是遂求元聖與之盡力以爲爾有衆請命于天

蓋湯之伐桀實資伊尹之功也孟子曰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納諸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如此故就湯而説之以伐夏救民也是湯之伐夏救民之謀蓋出於伊尹也故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蓋推本其謀之所自出也故其告萬方也亦推本而言之曰聿求元聖與之勠力元聖即伊尹也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

允殖

湯既與伊尹盡力以為萬方有衆請命于天矣於是

上天孚信其請眷佑下民故鳴條之戰桀知其罪退

伏遠屏竄逐於南巢也湯以桀為罪人武王以紂為

獨夫蓋其得罪於天人則不復有人君之道故也既

上天孚佑成湯與伊尹之請而罪人黜伏以此見天

之福善禍淫其應如響無所僭差也賁若草木兆民

允殖孔氏曰賁飾也言天下惡除煥然咸飾若草木

同華民信樂生其說迂回隱晦不若王氏蘇氏之說
為善王氏曰草木者天之所生民之所殖也非天所
生則民不能殖非民所殖則天不能成湯之受命也
天與之人立之故曰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觀民之所立則知天之所與矣蘇氏曰天命有信視
民所與則殖之所不與則蹶之若草木然民所殖則
生不殖則死此二說皆善葢謂我之所以受命者
本因民之所殖也然王氏不解賁字之義薛氏增廣

其說謂賁若者方興而未就也蘇氏曰賁飾也其理甚明炳若丹青此二說皆鑿某嘗思此二句其言若草木兆民允殖則文義足矣雖不加賁字亦無害也加賁字則其說穿鑿而難通賁字當讀爲譬字譬若草木也然變易經文以就己意某嘗尤之矣尤而效之不敢爲也當闕之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此則言其雖應天順人拯斯民於塗炭之中然而自負其稱兵犯上之慚仰愧俯怍而不敢自寧也天生民而立之君蓋以其降衷于民而斯民不能以自保故使之若有恒性以綏厥猷則其任可謂重矣桀以不能若其性綏其猷故人怨于下天怒于上湯因天人之怨怒以誅伐之至於罪人黜伏矣則夫所以若民之恒性以綏其猷者其任遂歸於湯矣故懼其德之弗克負荷而懐不自安之意若將無以容其身者

故以謂天既降罪於桀而使我一人輯安爾邦家我亦豈能自保其不獲戾于上下言上則懼其得罪於天下則懼其得罪於民也惟其未知獲罪於上下故惴惴然懍危懼若將隕墜於深淵之中言其既得踐天子位而其心則以獲戾於天人為憂而不以位為樂也盖古者聖人雖甚盛德未甞敢忘自儆之意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皆出於中心之誠然惟其恐懼修省如此玆其所以為全德也湯之伐桀

其慮所終稽所敝猶懼來世之亂臣賊子以為口寔則其當時始履天下之籍而朝諸侯寧無慙乎故其慄慄危懼者自然之理也而漢孔氏曰讓以來衆心唐孔氏亦以謂湯之伐桀上應天心下符人事本無罪而云未知得罪與否者謙以來衆心也其意蓋以湯本無祗懼之意特其即位之初託為此言以冀衆悅耳如此則聖人之所為與夫王莽遭遇翟義並起抱孺子朝羣臣告禱郊廟者無以異也王氏又曰湯

始伐桀商人皆咎湯不恤我衆然湯升自陑告以必
往至於孥戮誓衆無所疑難也及夫天下已定乃曰
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蓋有為之初衆人危疑則
果斷之以濟功無事之後衆人豫怠儆戒所以居業
其異於衆人也遠矣此其所以為湯也若夫事未濟
則從而懼事已濟則喜而怠則是衆人也豈足以制
衆人哉王氏此說徒以其為新法之地而已學者遂
信之以成湯之意果如是豈不謬與子路問於孔子

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湯雖伐罪弔民然驅馳於鋒鏑之下豈得恝然全無恐懼之意及無事而後懼哉以為有事之時不可以懼則武王於泰誓曰予小子夙夜祗懼是不應懼而恒懼矣子之所慎齊戰疾聖人之於事無所不慎而猶所慎於此三者今謂有事則不當懼豈非邪說簧鼓惑人主之聽以逞其私乎禹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御六

馬豈計夫有事之與無事乎故湯之惴惴危懼非至
是而後有也自其興師於亳之時已懼其不克濟矣
而至於踐天位臨兆民則尤不遑寧者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惟其臨兆民之危懼如此故明告所為造邦與之更
始之意使之曉然知上之德意志慮也謂凡我之立
此邦家惟欲使爾萬邦無從匪彝無事慢遊各守汝
之典常以共承天之休美如此而已蓋無從匪彝無

即慆淫則能得其常性以安其道而保夫天之降衷矣故能承天之休也桀所以亡者惟不能是故也秦人自商鞅以來以嚴刑峻法督責天下棄灰於道者誅步過六尺者不赦刑人相望於道斯民愁歎不保朝夕故漢髙帝入關即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案堵如故凡吾

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灞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某嘗謂高祖此言可與湯誓之書並傳於不朽蓋其用意一也桀之所以結怨於民者惟其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俾之罹其凶害弗忍荼毒爾故湯既得天下則謂我之造邦非復有嚴刑峻法如桀之世也汝萬方有衆但能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則能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矣此正高祖約法三章之意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

禁此之謂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

言汝苟能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是有其善矣故當度德定位量材授職與爾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弗敢掩蔽爾之善也周書曰夏廸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是湯之於夏苟有善者無不用之罪當朕躬言我之躬苟有罪亦不敢自赦其所以

然者以天之恵廸吉從逆凶無所僭差善不可得而蔽予之有罪亦不可得而赦之也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所以謂罪在朕躬非必是在已一身有可指之罪然後可罪也葢天之降衷于下民而以夫若常性綏厥猷者付之於一人故為君者必使天下之人皆不失其降衷之恒性以安厥猷然後無負於上天之撫字民之有罪是為君者敎之不至所以自棄於愚不肖

之地而莫能反非民之罪也乃君之罪也此其所以
罪當朕躬也盖民有罪君當之耳故繼曰罪當朕躬
弗敢自赦而又言其所以當朕躬之罪而曰其爾萬
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言民有
罪則是君有以致之君有罪則是君之自取也民何
與焉夫以一人之身臨涖四海之廣而天下之人匹
夫匹婦之有罪戾者皆歸之於其身夫匹夫匹婦之
意則上負上天之所寄托以逆夫上帝之心而危敗

禍亂繼之矣故斯民之欲無罪者惟自修飭於一身則可矣而君之欲免於罪戾必使舉天下之人皆無罪然後為能盡君之職而無負於上天之所任論至於此則其獲戾于上下亦其難哉茲其所以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也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湯之所以誥多方而其兢兢業業之意盡於此矣於是嗟歎其難而總結之曰爾邦有衆能信此言則我

之社稷庶幾能祈天永命以有終也曰乃亦有終者不能自必之辭也昔定公問於孔子曰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蓋有天下者欲緜社稷無疆之休惟在知夫為君之難而兢兢業業不忘戒懼常若危亡之在於朝夕者故國家至於永保如或以為君為易則將偃然自肆不復以危亡為念而自以為泰山之安此其所

以敗亡乘之而不自知也湯之誥萬邦以謂罪當朕躬弗敢自赦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其真知為君之難如此於是慄慄然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商之社稷所以傳祚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其源蓋出於此後之有天下者尚監玆哉

咎單作明居

伊訓

商書

訓亦書之一體有諄諄瞥戒之意古人之所以遺後世祖宗之所以誨其子孫臣下之所以規諫其君者皆有此名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吕刑曰若古有訓此古人之訓也五子之歌曰皇祖有訓又曰訓有之胤征曰聖有謨訓此祖宗之訓也伊訓高宗之訓此人臣之訓也其所以為訓雖不同其諄諄瞥戒之意則一故皆以訓為名人臣之訓其書之見於篇名者惟伊訓高宗之訓二篇此亦出於偶然耳若其他

忠臣良弼所以陳其嘉謀於上如伊尹傅說周公之所陳者無非訓也先儒泥於篇名故有正與攝之說其意以謂篇名以訓者此其正也不命名以訓而得訓之體者此其攝也故曰訓十六篇正二攝十四夫正之與攝乃尊卑優劣之稱若以伊訓為正咸有一德為攝均為伊尹之言也皆是戒太甲也果何自而分尊卑優劣乎某竊以謂訓者不必拘於篇名凡以一言一話之出於人主之意主於格君心之非以成

其德者皆為訓之體也

成湯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伊訓

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太史公曰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乃立太丁之弟外丙外丙即位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則是湯之後立外丙仲壬二世而後太甲立然而攷於序文則類夫太甲承湯之後無有外丙仲壬之二世者

故漢孔氏以謂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崩而太甲立稱元年此亦無所依據特順序文而為此說耳故蘇氏以謂太史公按世本成湯之後二帝七年而後太甲立其迹明甚不可不信而孔安國獨據經臆度以為成湯没而太甲立且於是歲改元年學者因謂太史公為妄初無二帝而太史公妄增之豈有此理哉序云成湯既没太甲元年者非謂湯之崩在太甲元年蓋伊尹稱湯以訓太甲故孔子

序書亦以湯為首殷道親親兄死弟及若湯崩舍外
丙仲壬而立太丁之子則殷道非親親矣以此知太
史公之不妄也審如蘇氏此言則當從孟子所謂外
丙二年仲壬四年之言矣而程氏又以謂湯崩太子
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立太甲
則是以二年四年為年齒之年不以為即位之年數
也此與漢孔氏同而某嘗竊謂當從蘇氏之說蓋殷
人之傳世兄死則弟及至於周則父子相傳公儀仲

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殷周之道其不同也如此微子舍其孫腯而立弟衍者用殷禮也外丙仲壬太丁之弟也以殷禮言之有外丙仲壬則不應舍之而立太甲

也故蘇氏之說為可信此篇乃太甲初立之日伊尹為祠于先王而奉之以祗見厥祖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故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蓋推本其所以作訓之意也夫書序其所以作篇之意而已其所以作之之意與尋常史家記述其體自有不同苟於書序之言而必以史官記載之體而求之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以為湯沒而太甲立若盤庚五遷不以意而逆志則是五遷皆在於盤庚之世故當以蘇氏孟

子之言爲正篇內曰元祀而序則曰元年者殷曰祀周曰年此序疑出於周世之所纂定故以年稱之亦如太甲之篇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而其序則曰三年復歸于亳皆是周人之辭也蓋殷人之所謂祀至周人稱之則皆以謂年說命曰王宅憂亮陰三祀而子張問於孔子高宗亮陰三年不言蓋世代既殊則其所稱說亦異也太甲始立伊尹奉之以見于先王之廟於是言其乃祖

成湯之所以創業垂統貽厥孫謀者以告之此篇之所以有作也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緫已以聽冢宰

易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蓋改易正朔之日寔肇於湯武之世由其以征伐而得天下故變易前代之正朔以示革命而且與天下更始也夏以建寅為正則以建寅之月為正月建卯

為二月以至建子為十一月建丑為十二月至商革
夏政以建丑為正則以建丑之月為正月建寅為二
月至於建亥為十一月建子為十二月周革商政以
建子為正則以建子之月為正月建丑為二月以至
建戌為十一月建亥為十二月由正月之名既易則
十二月之名亦從而易矣惟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
年也十有二月者商之十二月乃夏之十一月蓋建
子之月也案下篇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

服奉嗣王歸于亳太甲以三年十有二月朔方釋喪而服冕服則仲壬之崩當在元年十有一月故得至於三年十有二月為二十五月而即吉也此猶是仲壬之末年也而乃稱太甲之元年者蓋殷之制惟以即位之年稱元年不待踰年也若周之制則踰年乃得稱之故有一年不二君之説蓋其歷代之制度不同不可以一概論也蘇氏徒見春秋之所載天子諸侯皆以踰年然後稱元故以此為例謂經曰惟元

祀至祗見厥祖者蓋太甲立之明年正月也正月而謂之十二月何也殷之正月則夏之十二月也殷雖以建丑為正猶以夏正數月亦猶周公作豳詩於成王之世而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皆夏正也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之月也秦以十月為正則臘當用三月而云十二月以是知古者雖改正朔猶以夏正而數月也此說蓋不然夫謂之改正朔則是已改其正月豈餘月不改

者哉在周之時其論陰陽寒暑之節序容或有夏時為言者如七月之詩與夫四月惟夏六月徂暑之類是也至於史官記載其當時之事則未有不以其當時所用之正朔而數月者春秋書王正月則周之正月也其他月名則皆以周正數之非復由夏之舊以春秋觀之則商之正朔蓋可知矣秦以十二月史名臘曰嘉平蓋是漢武帝太初元年既改用夏正史官追正其月名耳在秦史則必以三月書之矣今漢

書自高祖之年以後至於武帝太初元年以前歳首皆書冬十月此皆史官以夏正追正其月名矣其未改夏正也則必以冬十月為正月矣以是知蘇氏之說若有可信寔不然也漢孔氏既謂湯沒而太甲立前是太甲即位之初寔居湯之喪也故於此則曰湯崩逾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此說考之於禮而不合夫古者喪在殯其祭皆名為奠及既葬也虞祔卒哭始謂之祭蓋於是始以鬼神而事之也故祭以有主

有尸而奠以陳器而已祠而謂之奠無是理也抑又有所不然者使太甲果是居湯之喪則其宅憂也必在湯之殯宮矣既有湯之殯宮其所以從事於喪禮者有小殯之奠有大殯之奠有朔奠有朝奠有夕奠有薦新之奠未嘗不在於湯之殯宮也豈至此而後祗見厥祖邪以是知漢孔氏之言徒泥經文而於禮有所不合不足以為據也葢以經文考之太甲居仲壬之喪於内既逾月矣伊尹於是祭於成湯之廟奉

嗣王祗見厥祖蓋將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之使之知成湯付託之重一羣后而與諸侯正始此蓋禮之變而以義起之也康王既受顧命麻冕以朝諸侯於應門之内亦禮之變也此二者若不許以一時之權而以禮疑之則太甲不當越紼以祭於成湯之廟而康王亦不當釋喪服服麻冕也侯甸羣后咸在者諸侯皆從太甲在成湯之廟也子和曰侯甸於五服為尤近故皆在當是時諸侯之遠者未必能至義或然

也蓋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此方踰月則諸侯之
遠者容或有所未至也薛氏曰百官總己以聽冢宰
者王宅憂不言攝國事者冢宰而已故百官總已惟
冢宰之是聽也冢宰以典則佐王治邦國都鄙官府
以其德義信服於百僚至是有變乃攝國事而下不
惑也漢自呂太后專制而是禮喪矣此言得之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
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

咸若

伊尹既奉太甲以見成湯之廟矣於是明言其功德之祖成湯所以艱難創業垂統之德以訓告之其言即下文所陳是也嗚呼者歎辭也言夏之子孫弗率其祖宗之德以至於滅亡故嗟歎而言之以致其告戒之意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言商之所宜鑒者莫近於夏故首以夏之滅亡而告之也古有夏先后者言自桀以前上至於啟凡繼禹而有天下者皆

是也亦猶周公每言商之先后則曰自成湯至於帝乙也盖言夏之先后聖賢相繼以有天下方且勉行其德兢兢業業不敢自寧上合於天故無有天災也至於山川鬼神亦皆安居以及鳥獸魚鼈之微亦各遂其性此其所謂罔有天災也夫人君之德苟不能上合於天而天降之災焉則山川鬼神將不安其居為妖為厲鳥獸魚鼈之不順其性而將為怪為孽矣劉向曰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

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山川鬼神亦莫

不寧曁鳥獸魚鼈咸若則可以謂和氣致祥矣此夏

之所安也

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

朕哉自亳

此遂言桀不率先祖之德業皇天於是降災以彰厥

罪故山川鬼神不安其居而或崩或竭或出而為響

鳥獸魚鼈不順其性而其變異百怪如春秋經之所

書與夫洪範五行傳之所載是所謂乖氣致異也變異形於下則是天意怒於上矣故雖承其祖宗奕世積累之業而卒於為天所棄也天之所棄必假手于人以誅之桀既得罪於天必假手于我商有天命之成湯使之伐夏救民以為天吏也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者漢孔氏曰造哉皆始也於是始攻桀伐無道由我始修德於亳此說未通據孟子論伊尹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而卒舉其言曰天誅造攻自牧宮

朕哉自亳趙臺卿釋之以謂桀造作可攻之罪從牧宮故曰天誅造攻自牧宮謂遂順天而誅也趙氏此說比孔氏為優故王氏曰嗚條夏所宅也亳商所宅也桀有可伐之罪然後湯與伊尹謀於亳而往伐之所以起兵戎者夏也故曰造攻自鳴條既有可誅之罪湯遂自亳而往攻之故曰朕哉自亳周書曰我不爾動自乃邑亦與此同義王氏此言亦趙岐之意也蓋言桀有可攻之罪故我得而攻之攻之者湯造攻

者在桀也孟子曰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此亦必然之理也伊尹之所以言此者其意蓋謂夏之有天下傳十餘世縣六百年方且為上天之所眷佑至於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曁鳥獸魚鼈咸若宜若不可得而動者而為一桀之所不率則其顛覆之緒不旋踵而至況我商家肇造未久苟使太甲不能以夏之顛覆為監遂至於弗率繼成湯之德有可攻之者至矣故伊尹既言有夏之所以失天下之易於其前又陳其

湯所以得天下之難於其後以致其警戒之意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寛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

此則言湯伐桀時之事也聖武猶所謂神武也蓋聖人之義德也楊龜山曰湯之代虐以寛苟不明昭其聖武則夏之民必以為厲已故布昭聖武然後兆民允懷與世之黷武異矣此說為善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爭逆德也此實天下至不說之事也成湯用之

布昭聖武於天下東面而往西夷怨南面而往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来其蘇謂之蘇者豈有他哉惟其代虐以寛故也苟非代虐以寛而徒為布昭其武焉則雖如秦始皇之譎詐項羽之勢力徒促其亡而已葢非代虐以寛則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而民叛之矣湯之布昭聖武本於代虐政故雖用其不祥之事而民信而懐之若大旱之望雲霓者由其寛仁之德洽於人心故也既言湯

以寛仁之德洽夫民心之甚遂以懷兆民而有天下太甲既嗣其位不可不戒慎恐懼於其即位之初以繼其志而述其事也蓋朝廷者天下之本也人君者朝廷之本也始即位者人君之本也於時即位爲能致其慮焉則其終無所不慎矣始之不慎終雖悔之何及焉故繼之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者言所以端本清源之道端在夫此時也召公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召公其所以望成王者是

亦伊尹之意也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既告之以慎厥初以嗣成湯之德矣於此又告以人君治天下本末先後之序也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王者之治天下將欲仁覆天下豈必人人而愛之人人而敬之哉惟盡吾孝弟之心親其親長其長舉斯心而加諸彼而天下平矣親其親以及他人之親愛立於此雖不人人而

愛之而將無所不愛矣長其長以及他人之長敬立
於此雖不人人而敬之而將無所不敬矣故愛敬立
於親長則始于邦家而終于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
所不及或問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
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蓋愛
於親敬於長政之所出必本於此窮而在下為匹夫
則施之於家不為有餘達而在上為天子則施之四
海而不為不足此寔治天下國家之至德要道言近

而旨遠守約而施博雖湯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者亦惟此而已故伊尹之訓必欲以是為先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

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此言湯以從諫檢身遂有天下而亦以此遺後世子孫使保其盈成之業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惟其德貴日新故所以成就其德者必擴之以極其大放之而極其遠無所不用其至雖其聰明勇智出於天賜而其所以孜孜焉取人以為善者不敢一日廢也夫以湯大聖之德猶且戒懼修省不敢

自寧也如此而况太甲以中材之主處富貴易盈之勢當晏安無事之時苟不上念前世之艱難下資羣臣之輔助豈能免於顛覆哉故伊尹為之歷言乃祖成湯所以成就其德與夫所以遺後世子孫者皆在於是盖將以杜絶其不善之意於前禁於未發以遏其驕奢淫佚之心也嗚呼者歎辭也言之不足故嗟歎之也上既言立愛惟親至終于四海於是繼之以先王修人紀之實也人紀者人道之紀也自愛敬而

推之至於家邦四海也三綱五常之道皆本於此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惟其能盡人倫之道而已能盡人倫之道故能成位乎天地之兩間而三才之道備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而聖人之能事畢矣伊尹將言湯之所以能成其大業聖德而有天下於是推本其所以致此者而言之曰始於修人紀蓋其立愛之始于親立敬之始於長也自從諫弗咈至檢身若不及此又言其所以修人紀之實也從諫弗咈

者言有過則改從善如流不逆人之言也先民時若者謂凡有所動皆順古人之行而不自專也先民古賢人也召誥曰相古先民有夏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唐孔氏曰遠古先賢人亦是民內之一人故以民言之居上克明言湯之居上則能明於御下所謂有君民之大德也為下克忠言湯之為下則能忠於事上所謂有事君之小心也夫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此文王之所以為至德也而湯亦然以是

知文王終身事紂而不敢伐湯事桀而終伐之迹雖不同其心則一也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此又言其責己重以周待人輕以

約也范忠宣公有言曰人雖至愚責人必詳雖有聰明恕已猶略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則兩得之矣蓋常人之情惟責人之詳故不能取諸人以為善惟恕已之略故不能舍已以從人如此則驕吝之心日積而在已之德喪矣成湯則不然與人不求備則是以恕已之心而恕人其待人也略矣檢身若不及則是以責人之心責已其責已也詳矣責已之詳待人之略故其驕吝兩忘而物我之私不萌於

胸中此所以修身應物兩得之矣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格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遲遲施於人者然也不遲施於已者然也惟湯之所以肇修人紀者其備如此則是立愛立敬之道於斯盡矣愛敬之心既盡其舉斯心以加諸彼則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此皆孝敬之所致也自孝敬而推之至於奄有萬邦之衆苟其心術之間毫釐有

所未盡則天下之人必有不服者今也天下之民至於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惟恐其不得為君則是湯之心無所不盡也然湯之所以能盡其孝敬者豈有他哉由其聲聲修人紀至從諫弗咈先民時若至檢身若不及此數者無所不用其至故即其所成就者而推本其所終于四海者如此其不易也惟湯之檢身從諫聲修人紀以有天下故其所以望於後世子孫者亦在於此是以廣求賢者之人制於有位俾輔弼

于爾有後亦欲其繩愆糾繆以成就其子孫之德也林子和曰數者言求之非一方也孟子曰湯執中立賢無方亦此言也是惟數求哲人則賢者各以其類進左右前後罔匪正人朝夕納誨於上以格其心之非如此則不善之心無自而入矣雖則數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而猶恐所用之人或有持祿固位不以諫諍匡其君為事者於是制官刑以儆戒之曰敢有恒舞于宮而無節者敢有常歌于室而酣酒者此

一者皆謂之巫風言常歌常舞若巫覡然也敢有徇于貨與色而無厭者敢有盤于遊與畋而不知止者此四者皆謂之淫風言其淫過無度也敢有侮聖言而不欽逆忠直而不順耆年之德則疎而遠之頑愚之童則親而比之此四者皆謂之亂風言其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則名寔亂矣蓋上有所為而下化之者則謂之風如夔風是也上有恒舞酣歌之愆則下有巫風矣上有貨色遊畋之愆則下有淫風矣上

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之愆則下有亂風矣愆形於上風動於下危亡禍亂之所自出也故曰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言此十者而有一焉有家者必喪其家有國者必亡其國不必兼備此十者而後至於喪也亦猶禹訓言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蓋古之祖宗所以垂訓于子孫者未嘗不極其警戒之義惟三風十愆能致喪家亡

國之禍如此苟人臣親見其君有如此之愆不能匡而正之則黥其面涅以墨刑所以懲其不能格君心之非而逢其惡也漢昌邑王以淫亂廢其羣臣坐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誅者二百餘人惟王吉龔遂以數諫諍免是亦臣下不匡其刑墨之遺意也蘇氏曰或曰墨之為刑蓋亦重矣臣下不匡而陷入重辟無乃過乎曰國家置臣屬所以匡其主也宜匡而不匡則有亡國喪家之道視其主淪於喪亡而莫之救其

可貸乎直諫而逢彼之怒則有死之道不諫而處於無過之地則足以保福祿自非大忠有志之士則孰能舍福祿而趨死地乎然則主於重刑蓋使其進諫則未必死退而不諫則陷於辟雖其中不欲諫蓋亦不得不諫也夫三風十愆制官刑也所以戒諸侯而伊尹用以訓太甲者為諸侯卿大夫而犯此已不足以守其宗廟保其祿位則為天下主者其可以守土守而為民之父母乎然則伊尹所以訓之可謂微而

婉矣薛氏曰此言甚善蓋伊尹所以匡太甲以格其
非心者辭不廹切而意已獨至也具訓于蒙士者先
儒之說不如王氏蘇氏王氏曰蒙士蒙童之士也為
童蒙則如此訓之矣至於出為臣屬而不能正其君
上則刑墨矣蘇氏曰蒙童也士自童幼則以此訓之
也二說皆是酒誥曰文王告敎小子有正有事無彝
酒蓋自其為小子固以此而敎之矣故知夫禁而後
敎則捍格為難勝也伊尹之言此者亦欲太甲之慎

厥初也

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伊尹於是又嗟歎以謂嗣王當祇敬厥身而念爾祖也其所以當敬其身而念爾祖者蓋以成湯所垂之聖謨洋洋而美善所以告敎于子孫之嘉言又甚明也蓋先王肇修人紀至俾輔于爾後嗣此所謂聖謨洋洋也謨者謀之已成可以為萬世法者也自制官

刑儆于有位以至於嗣王祗厥身念哉此啟廸訓誥之嘉言也謨之洋洋言之孔彰如此子孫安可棄而不念哉此伊尹所以諄諄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之也既致其所以欽若成湯訓謨之意於是又言天命之不常治安之不可保惟其孜孜為善則天將降之百祥而治安可以長享苟為不善則天將降之百殃而禍亂隨之矣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此又言所以保天命而承治安之業者得之至難而失之至易也漢孔氏曰修德無小則天下賚慶苟為不德無大必墜失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孔氏之意蓋以謂人君之德必極其大然後可以使萬邦惟慶至於不德之墜厥宗者則不在大也此所以為至忠之訓而唐孔氏之解殊失其旨其說謂為善無小言小善萬邦惟慶況大善乎為惡無大言小惡猶墜厥宗況大惡乎此經二字辭反而意同也夫經言罔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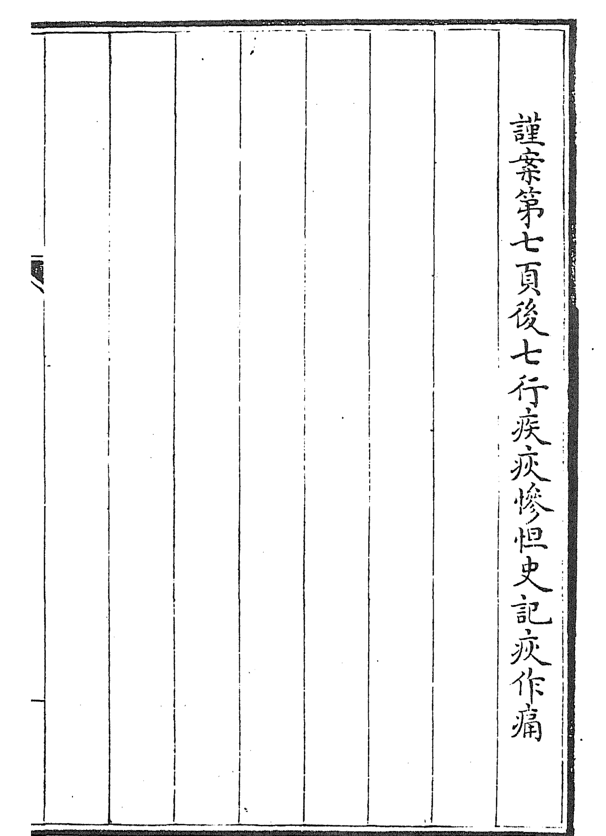
則是大矣言罔大則是小矣故漢孔氏謂修德無小不德無大是乃經之本義也安得謂辭反而意同乎以是知正義之説不惟失經之旨又失先儒之旨矣此不可以不辨也本朝元豐中李常寧以進士對策為第一其言曰天下之大社稷之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毀敗之而有餘某嘗三復斯言以謂得夫伊尹所以訓太甲之意雖晁董公孫之策皆不及此盖有國有家者成之至難而壞之甚易大禹肇造

有夏基于唐虞之世胼胝手足櫛沐風雨粒烝民乂萬邦然後受禪於舜而有天下其成之難也如此而太康以十旬之遊畋而亂之周之王業自后稷開基歷太王王季積德累功凡十餘世然後文武受命翦商而有天下其得之亦可謂難矣而幽王以褒姒之一笑而滅之信乎百年成之爲不足一日壞之爲有餘也伊訓一篇之文反復終始皆明此理而篇末之言尤爲切至蓋必如湯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至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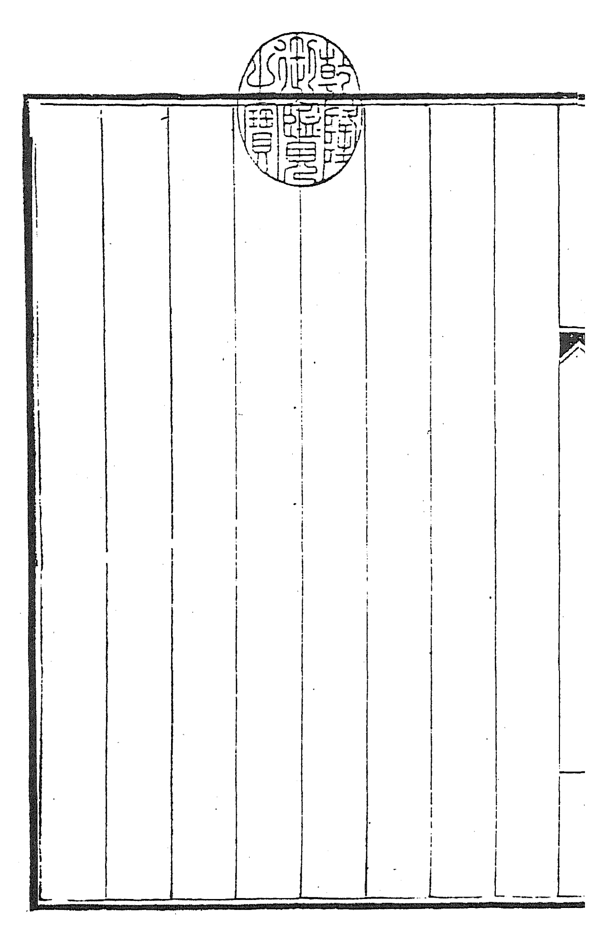
身若不及然後可以爲德之大而使萬邦惟慶矣至於三風十愆有一于身則覆宗絶祀及之矣是不德墜厥宗果不在大也孔氏以謂此伊尹至忠之訓豈不信哉唐柳玭有言曰成立之難如登天覆墜之易如燎毛又曰實德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纇十手爭指此言皆足以發明伊尹之遺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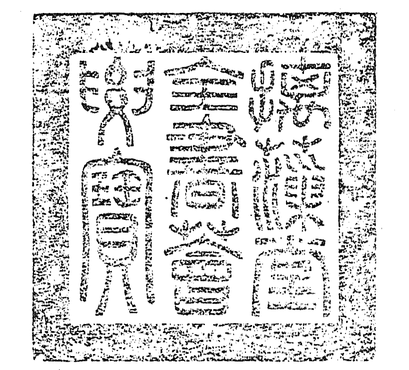
肆命徂后

尚書全解卷十五



謹案第七頁後七行疾疢慘怛史記疢作痛


乾隆御覽之寶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萬　宣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全解卷十六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百五十五 經部

尚書全解卷十六　　宋　林之奇　撰

太甲上　　　商書

古者簡冊以竹為之編次而成篇一篇之所編不可以多也故其文之多者或析而為二或析而為三以便於習讀析而為二者則於篇名之下加上下二字以别若禮記曲禮檀弓雜記孟子梁惠王公孫丑等篇是也析而為三者則有上中下之别如經所載太

甲盤庚說命泰誓是也其所以析之為二為三者本於簡冊之繁多其勢不可合而為一故出於不得已而然也至於後世既以紙易簡冊則其一篇所載足以容古者百餘簡之所書而世之文人不悟夫古人分篇之意獨有泥於簡冊之制者如柳子厚時令等篇皆分為上下篇李翺之復性書分為上中下篇皆是泥於古制不達夫時變者惟韓退之之制作未嘗如此觀其原性等書雖有長短

不同而皆別立篇名各盡其意而已未嘗離為上下以泥古制此皆得體可以為後世屬文之法也史之分篇為三有分而為上中下者若太甲盤庚說命泰誓是也有不分為上中下而以篇名為別者若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謨益稷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據此皆以序而有三篇亦可以分為

上中下而但以篇名為别者此蓋出於一時史官各自以其意題其簡編以為别異耳非有深義於其間也此篇名以太甲者唐孔氏曰伊訓肆命徂后與此三篇及咸有一德皆是伊尹戒太甲不可同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以太甲名篇此説是也此篇亦是訓之體不可以名伊訓故别之曰太甲史記載太甲篇序以為太甲訓三篇意者漢之時此篇名於有訓字而後世失之也然而太史公父子皆未嘗目

見孔壁中書此篇在孔壁二十五篇之内是乃孔安國所傳遭巫蠱事而不出者也太史公既未甞見古文故於殷本紀但總篇序之言而臆度之是以全與此篇内不合其說以謂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宫三年伊尹攝政當國以朝諸侯三年太甲悔過改善於是伊尹乃迎太甲歸于亳而立之太甲修德諸侯咸服百姓以寧伊尹嘉之遂作訓太甲三篇以襃太甲據經之所載乃

是自太甲不惠阿衡以至於營于桐宮而歸于亳史官述其本末之詳非是伊尹之嘉太甲而作是篇也中篇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則其所以不明者惟在於即位數月內耳故至於終喪則已悔過自艾而被冕服以歸于亳太史公乃謂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亂德於是伊尹放于桐宮其說皆與經文不同蓋未嘗真見古文尚書而妄為之說班孟堅於孔安國傳又謂安國為諫議大夫授

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
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夫遷實未嘗見古文書
其史記所序惟伏生書耳而孟堅乃以謂其多載此
又孟堅之失也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

謂太甲既立數月不用伊尹之言不明居喪之禮也
桐宮湯之葬地也太甲既背伊尹之訓不可以言語
口舌爭矣於是使之往居墓側加之以放逐之名致

之於憂患之地以作其憤悱之意至於三年喪服已畢而能悔過遷善克終允德於是自桐宫復歸于亳而思用伊尹之言也故曰三年復歸于亳思庸自始立至於放而復歸伊尹每進言以戒之史序其事以作太甲三篇雖實史官之所序而其所言則皆伊尹之言故推本其言所自出而曰伊尹作太甲三篇首尾序述以盡出於伊尹之手也

伊尹作太甲三篇太甲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伊訓肆命徂后太甲三篇咸有一德皆是太甲末年商史所録故其敘述先後本末相屬成文若史家本紀之所載也但其簡冊繁重故分而為七耳惟嗣王不惠于阿衡此文勢與上篇伊訓肆命徂后相屬蓋自太甲之立伊尹所以丁寧嗣王激切論興亡禍福之理以告戒之者可謂深切著明矣然誨爾諄諄聽我藐藐曾無從順之意也其下流之性所以陷溺其心者深故言雖切而未易入也伊尹自湯伐桀之時

既為相矣及太甲既立實以冢宰總百官其曰阿衡者尊之之稱也猶周以太公為尚父齊以管仲為仲父也高宗命傅説其稱伊尹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保衡即伊尹也古者大臣居人主之左右輔翊主德者蓋有阿衡之名王莽依放古制建公輔之官甄邯為太保劉歆為少阿甄豐為太阿以是知阿保皆師傅之官尊之之稱也伊尹稱阿衡蓋其一時所以極其推尊之意者其義則無傳焉孔氏曰阿倚衡平

言湯倚而取平王氏云保其國如阿平其國如衡此皆是隨字立義未必得其當時所以命名之旨猶毛氏解尚父曰可尚可父云爾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作書者作為簡冊之書以陳其所勸戒之意若後世之章疏也漢世簡冊未變故其以章疏進説於上者以皂囊封之謂之上封事蓋其所由來遠矣揚子曰

捈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嚱嚱者莫如言著古昔之昬昬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蓋古人之所以宣其意者惟書與言爾伊尹明言烈祖之成德訓于王此其言也自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下則其書也漢孔氏云顧謂常目在之諟是也唐孔氏曰諟與是古今之字異故變文為是也言先王每有所行必視是天之明命常目在之以顧為常目在之理固然也至以諟為是非之是則又無所據王氏曰諟以言其不違

蘇氏曰以言許人曰諟亦皆是率意而爲此說未敢以爲信詳考經意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但謂天之明命吉凶善惡皆以類至其福善禍淫若影響之應形聲先王知命之可畏也如此故其兢兢業業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雖一言一動皆不敢忘也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此則顧諟之意也惟知其天命之可畏顧諟而不敢忘故上以承于

天神下以承于地祇以至社稷宗廟無不致其祇肅蓋其所以事鬼神者出於其嚴恭祇事之誠心而不區區於犧牲玉帛之間矣惟其誠意之孚如是故其馨香之德感於神明而天監之遂集天命於其身使之克夏以有天命而撫綏萬方之民也蓋成湯之所以由七十里而有天下其恭則自於寅畏上天之命其事則見夫致恭盡禮於祭祀之間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則其感格于天地鬼神之意受明

命以式九圍非自外至也商道事神明鬼之俗蓋出於此此蓋成湯之所以詒孫謀以遺後世者故伊尹作書以戒嗣王首及於此也

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惟成湯盡其寅畏兢兢業業之誠以膺上天之所眷命撫綏萬方故我能以左右輔翼之以奄宅此天下

之衆故嗣王得以大承基緒蓋謂非湯之自能克慎厥德則雖伊尹亦無所致其左右之力而嗣王亦無以享其盈成之業也尹伊尹伊尹名唐孔氏曰孫武兵書及呂氏春秋皆云伊尹名摯則尹非名也今自稱尹者蓋湯得伊尹正天下故號曰尹人皆呼之為尹故亦以尹自稱禮君前臣名不稱名者古人質直不可以後代之禮約之此説不然伊尹每自稱必曰尹躬則其君前臣名也審矣孫武呂氏春秋之言非所以

為據也前既言成湯自慎其德然後伊尹得以左右之然其義猶未盡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其君相之間所以克終與不克終可以為鑒而盡其義也夏都安邑其地在亳之西故謂惟我尹躬見此有夏先世之君自能以忠信而有終故其相亦能克終周忠信也論語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孔氏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忠信而謂之周者施博士曰作偽者心勞而日拙則當缺露而不周忠信則無

偽矣自能周而無缺此說是也其後世之嗣王謂桀也既不能以忠信自周而有終故相亦不克終蓋相之所以克終者惟係諸君而已君有終則相得其終君罔克終則相亦罔終矣伊尹言此者蓋謂湯之顧諟天命盡其恭敬以事天地社稷宗廟可謂自周有終矣故我得以左右厥辟宅師而有終也今太甲承湯之基緒苟不能以忠信有終則我亦何以克終哉言欲使我能致其克忠之效惟在嗣王先能有終而

已故又繼之曰嗣王戒哉言不可以不戒慎也所以戒慎者當敬爾為君君不敬其為君則將忝辱爾祖矣

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彦啓廸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

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
一正君而國定矣伊尹作書以戒太甲其反覆所陳
若此者蓋太甲至於欲敗度縱敗禮殊不以社稷之
安危為念者其意必以謂伊尹之力足以任天下之
重吾雖槃樂怠敖然有伊尹在必不至於亡也故伊
尹為之稱其祖成湯慎德於先然後己得以左右之
於後夏之先世能以忠信有終則相亦惟終其後嗣
王不克有終則相亦罔終且告以辟不辟忝厥祖蓋

以謂苟不能盡其為君之道則我亦末如之何矣意此蓋以格其心之非也漢昭帝薨霍光迎昌邑王賀賀亦恃有霍光為之輔佐故其即位以後行淫亂益甚凡二十七日而為光所廢其見廢也謂霍光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彼蓋以謂我雖無道而光猶可恃以不失其天下也太甲之意諒亦如此然伊尹之於太甲則為之稱道今古以教誨之至於再三而猶不改然後營桐宮而使居之卒至

於克終允德而霍光之於昌邑王直廢之而已烏覩所謂格君心之非者哉不格其心之非而遂廢之廢之而更立君而田延年以謂是舉也合於伊尹之廢太甲光遂信以為誠然光之不學無術也如此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蓋上智不可移而為愚若堯舜之不可與為惡是也下愚不可移而為智若桀紂之不可與為善是也苟智而未至於上智愚而未至於下愚皆可移也故智者而與之為惡則將移而為

惡愚者而與之為善則將移而為智此則謂中人之性以其可上而可下也太甲實中人之性也伊尹知其性之可移而為智故諄諄然以誨之則冀其改過以遷善然其所性雖可移而未易移也故誨之諄諄聽我藐藐而有類夫下愚之不移者蓋由其所陷溺者深故其移之為難惟其有可移之理而移之為難是雖終於克終允德而其始也則猶罔念聞於伊尹之言也薛氏曰王惟庸者王當思而用之也罔念聞

者心不是念耳不是聽也王雖罔念聞而伊尹所以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之意不可以已也故於是又申前之義以謂先王所以授我以遺孤之託凡欲使我以道德仁義輔導爾子孫而已今至於欲敗度縱敗禮則是我之所以輔翼者不至而負乃祖所以寄託之意為罪大矣故為之詳陳所以祗厥辟之義其言寛而不迫遜而不怒優游饜飫以入之也昧晦也爽明也昧爽者或晦或明也或晦而或明未旦之時也

言先王於未旦之時大明其德正心誠意養其平旦之氣以待平明出而聽朝也其所以孜孜汲汲不遑寧處者無他惟欲旁求俊彥之士以啓廸爾後世之子孫而已蓋古之所謂託六尺之孤者非特扶持其位使之不傾而已必使之成就其德正之直之輔之翼之以格其非心使之知創業之艱難念守文之不易而爲成德之主斯無負於寄託矣如太甲成王皆中材之主伊周受託於湯武而相之皆能使其德之

成就而為一代之顯王蓋湯武之所以託之者如此而伊周所以不負其所託者亦以此至於後世所謂受遺託孤者則不復論其德之如何惟冀其位之不失而已如霍光諸葛孔明世皆以伊周許之予嘗觀此二人者其忠義之心誠無負於國家社稷其視曹孟德司馬懿輩欺人孤兒寡婦而奪之位譬如霄壤之殊而較於伊周之事則非二子之所及也何則不能啓廸其主之德以格其君心之非使為成德之主

而徒屑意於事為之末則僅能使其位之不傾而已故伊尹論其所以受寄託於先王者則以啓廸後人為言蓋所以成就爾太甲之德者是湯之所以望於我也湯之所以望於我以啓廸後人者其任固專於伊尹而曰旁求俊彦者以見湯之立賢無方其所頼以啓廸者衆也惟伊尹與其一時之俊彦咸以啓廸為任而令也太甲欲敗度縱敗禮誨之諄諄聽我藐藐則是將隕越厥命以自取覆亡雖有俊彦亦末如

之何矣欲無越厥命以自取覆者則在於求其所以
自顛覆之道而反諸其本故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此蓋所以啓廸之也秦為宮室之麗起咸陽而西離
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而其後世曾不得聚廬
而託處為馳道之麗東窮燕齊南極吳楚隱以金椎
樹以青松而其後世曾不得蓬顆以蔽冢而託葬自
古人君侈靡之極者無如秦而亂亡之速子孫無置
錐之地亦莫若秦蓋奢侈敗亡之徵也禹卑宮室菲

飲食惡衣服豈故為是險陋而已哉誠知夫懷永圖者必自夫慎乃儉德故也太甲欲敗度縱敗禮蓋已昧夫所謂永圖矣苟其駸駸焉日入於奢侈而不知反則至於越厥命以自覆亦豈難哉故所以格其非心而反之於善者則蔽以一言謂欲懷永圖必自夫慎乃儉德可謂切中其疾夫人臣之進諫於君如醫者之用藥惟其切中所受病之處苟為以寒益寒以熱益熱則是促人之死而已如漢之武帝可謂窮奢

極侈而不知紀極矣而董仲舒對策於其時以謂儉非聖人之中制者此則與夫公孫弘所謂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者無以異也議者論仲舒之策緩而不切以此言觀之則其言豈非緩而不切也哉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言之於太甲縱欲之時可謂不費辭矣能懷永圖以慎乃儉德則神全氣定不為外物之所變遷其心安然而不撓然後可以泛應萬機之務而無有過舉矣故繼之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

度則釋此言應物之審也機弩牙也括矢括也度其所凖望蓋正鵠也弩之發者在機矢之所中者在括苟能虞機而張之省括于度而釋之使機必應于括括必應于度則百發而百中苟此三者差之於毫釐之間則失之者在尋丈之外矣揚子曰修身以為弓矯思以為矢立義以為的奠而後發發必中矣其立意正與此同所謂奠而後發者則虞機省括之謂也夫其應物之審如此故能欽厥止以率乃祖攸行夫

為人子孫者孰不欲率其祖之所行茍使應物不審而不能敬其所止則其心蕩然無所適從而小人之善紛更者得以進其嘗試之說於是變亂先王之政刑至于小大而天下始大亂矣伊尹之告太甲其序如此者蓋太甲之不明也由其不惠于阿衡故至於欲敗度縱敗禮由其縱欲以敗度禮故至於顛覆湯之典刑是以其啓廸之也首告以先王所以旁求俊彥遺爾後人次又告以儉德之為可永圖末遂告之

以欽厥止率乃祖之攸行蓋其所以繩愆糾繆格其非心者不可不推本其所以然者也王能如此則我伊尹之心乃可以喜悅其無負先王之所寄託而至於萬世猶有辭也有辭蓋謂爲萬世之所稱也是所謂相亦惟終者也茍使嗣君終不能改過自艾則越厥命以自覆而商之社稷遂不復存則相亦罔終矣尚何至於萬世有辭也哉

王未克變伊尹曰兹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

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伊尹雖丁寧懇切如此而王猶安於不善未能變也故伊尹以謂此乃習於不義之事且將失其所固有之性而淪於惡習且將與性俱成於惡矣夫苟其所固有之善猶有存者則其所以諄諄以誨之者如此之深切著明豈不少悟而知所愧恥者哉今也曾是莫聽安其危而樂其所以亡者則是不義之習殆將

成其性若其固有者矣豈復可以言語而動之哉故當此時可以勢動而不可以理聽也故惟使之弗狎習于弗順之事而放僻邪侈之習皆無因而至前則其外馳之心息矣而又有以動其哀戚之情而作其愧恥之意是以孝敬之心油然而生矣雖不假諄諄而誨之而其反於善也蓋有不期然而然矣故曰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蓋於是營之於成湯之墓側而使居之以密邇先王而

思其訓無使終迷而不反也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既奪其所嗜好之習而致之於哀戚易感之地放遠小人之黨擇賢俊而與之居彼其至於自怨自艾處仁遷義蓋理之必然也王於是而往桐宮而居憂卒能思念其祖而終其信德也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蓋君子之教人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材者有荅問者有私淑艾者若夫道之而弗從誘之而不達而

君子猶不忍棄也而私以善淑之使之憤悱啓發入於善而不自知此不屑之教誨也王制論先王之教民其不帥教者命國之右鄉移之左左鄉移之右不變移之郊又不變移之遂又不變然後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皆不忍絶之於自棄之域而私以善淑之蓋所謂不屑之教也伊尹之於太甲誨之諄諄聽我藐藐度其不可以教也則營諸桐宫而使居焉以感動其憂戚之心終以克終允德非不屑之教而何然

而以不屑教之而其名曰放者蓋其所以欲敗度縱敗禮道之而弗從誘之而弗違者彼以為伊尹受成湯寄託之重以天下為己任我雖無道而有伊尹必不至於亡也其所見如此非有以摧折激勵以生其憂患之心則若存若亡終不可得而正也故其遷之於桐宮命之曰放蓋示以將廢而不得立彼知其將不得立也於是憤悱而反於善此其所以為教也然則使太甲而終不改則奈何是亦廢之而已蓋其遷

於桐宫也既處之於人情天理之極以觀之矣於人
情天理之極而不知自反焉是無所可望也已古之
人將知人君之德必於其哀戚之所感動者而觀之
當哀戚而不哀戚豈復可以君天下乎曾襄公卒欲
立公子裯穆叔不欲曰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
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武子不聽卒
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而昭公卒以不終
漢成帝為太子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元帝感悲不

能自止而太子殊不哀元帝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可奉宗廟為民父母乎而成帝卒為漢室基禍之主蓋人情天理之極苟為有人之心者則宜於此焉變矣於是而不變尚何望焉使太甲居桐宮遭放黜而憤悱哀戚之心不由是而感發則雖與天下共廢之可也惟其困於心衡於慮而後改作也故終有天下為商太宗天下萬世仰其德之無斁是放之之效也世徒知伊尹之放其君而不求其所以放之之意則

是伊尹不免於慙德而亂臣賊子亦將以之為口寔矣故孟子發明其心以貽天下後世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此言簡而盡矣

太甲中　　商書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先王之所以制為喪祭之禮豈苟為是文飾而已哉蓋以孝慈之心人皆有之民之所以生厚者其本在於此故先王之制禮

使民知喪以慎終祭以追遠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以反其所謂孝慈之本茍其心之所固有者油然而生則自能歸厚矣太甲即位之初般樂怠傲不明居喪之禮伊尹推本其心術之所蔽惟其孝慈之心不篤故至於是遂乃營桐宮之地使之往居焉蓋使之慎終追遠以生其孝慈之心而反之於忠厚也彼太甲之性既非下愚之不移而一旦去其般樂怠傲之習寢苫塊啜粥面深墨以居始雖出於勉强不得

己而為之及其久也則其固有之性發於哀戚之間殆有不期然而然者故及其終喪也則既能處仁遷義非復昔日之太甲矣故伊尹於是迎之以歸當是時也以天時言之則適當夫三年之喪畢冢宰之攝國事至是而可以歸政以人事言之則太甲徂桐宮居憂密邇先王其訓至是而亦可以即政矣伊尹可以歸政太甲可以即政天時人事於是而合此所以順天人之望而迎之以歸也太甲以元年十一月居

仲壬之喪至此三年十二月朔蓋二十五朔祥禫之祭已畢於前月至是則可以變凶而即吉矣故伊尹以吉服奉之以歸于亳也周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六冕皆有服其服皆玄衣纁裳此但云冕服不言其冕之名漢孔氏但以冕為冠亦無明說唐孔氏云天子六冕大裘之冕

祭天尚質弁師惟掌五冕備物盡文惟袞冕耳此盖
袞冕之服義或然也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盖於是
除喪即位而始踐天子之位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
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王之歸亳盖喜其能處仁遷義而不墜成湯之業也
於是作爲簡册之書以稱美之曰民非君則無能相
胥正以生不能相胥正以生則亂矣君非民則無以

君四方無以君四方則亡矣言君民之勢相待以存也夏之民惟其遭桀之亂不能相正以生故相率而去以就湯而君之湯以民之歸之故遂以君四方而有天下蓋民之情至於亂而無以正之則固擇夫能正之者以為君之而賴之以君四方矣太甲之始不明厥德斯民已擇其所以能正之者而君之若去桀而從湯矣當是時雖伊尹亦末如之何也故太甲之不明於初是乃取亂亡之道也有可以取亂亡之道

而卒能處仁遷義以念成湯之訓此豈人力之所能為哉蓋以皇天之於商家眷顧佑助之不使成湯之業再傳而遂亡也故天誘其衷於冥冥之中使嗣王克終厥德則民所賴以生者不失其正之之望矣民不失其所望我商家之所以君四方者又可以保之而不失矣是誠萬世無疆之休美也夫太甲之所以能終厥德者是誠伊尹之力也蓋非營桐宮而使居之致之於哀慼之地加之以放逐之名以作其憤悱

之志則太甲亦終為下流之歸而已而其所以奉之歸亳作書以序其意乃以為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雖實一時謙抑之意然君子能致人於悔過遷善之地而不能必其人有悔過遷善之心伊尹之始事湯蓋嘗五就桀矣豈非以夫民所賴之胥正以生者在桀將欲使之遷善悔過而不失其所以辟四方之道乎其所以事桀者雖不得而盡見然以夫所以成就太甲之德者而觀之則其於桀五就之而

不厭所以使之遷善遠罪者必已盡其道矣而桀之下愚終無自怨自艾之意故伊尹不得已相湯而伐之今也太甲乃能聽其訓己之言而克終允德非天之眷佑有商疇克爾哉竊謂天之於人其吉凶禍福之間若未嘗有切切然與於其間者然而要其所終而究其成則實未嘗有錙銖之差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成湯之孫宜其餘慶之所鍾無有不善者而太甲為之孫秦始皇之後宜其餘

殃之所逮無有令淑之人而扶蘇為之子太甲為之孫宜商祚遂至於亡矣然而成湯以寛仁之德伐夏弔民以有天下其善之所積者厚矣豈應一再傳而遂亡哉故雖太甲欲敗度縱敗禮而終克終允德以守成湯之業此無他以湯之社稷有必存之禮則雖太甲為之孫而終不亡也扶蘇之仁厚而為秦始皇之子則秦若可以存矣然始皇虐用其民以殘虐嗜殺而得天下其不善之所積者厚矣苟使扶蘇立則

秦未可以遽亡也故始皇崩於沙丘而扶蘇卒以得罪重之以二世之暴戾而秦遂以滅此天實以秦之社稷有必亡之理則扶蘇為之子而終亦不得存也論至於此則是天地報應之理雖若眇忽茫昧而不可曉及要其極致而究其所以然則不啻若影響之應形聲可不戒哉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厎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

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頼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拜手首至手也稽首首至地也既首至手乃復申頭
以至于地欽之至也臣之於君則有此禮太甲之於
伊尹而拜手稽首者盡欽於師保故其禮如此蜀先
主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太甲拜手稽
首於伊尹是亦事之如父也非其事之如父則其放
之也安得不怒其復之也安得而不憾彼商人之見
其或廢或立皆在其掌握亦安得而不疑也哉太甲

既拜手稽首矣於是悔謝前過而述其自怨自艾之意以謂予小子不明于己之德喪其固有之良心而自致於不類不類猶不肖蓋謂喪其德而失人道之正也詩曰克明克類惟克明然後能克類既不明于德所以自厎不類也惟其自厎不類故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王氏曰欲而無以節之則敗度縱而無以操之則敗禮欲而無以節之謂廣其宮室侈其衣服之類縱而無以操之謂惰其志氣弛其言貌

之類此說比先儒為長要之多欲者必縱肆縱肆者必多欲不類之人必有此二者之失故其至於敗度敗禮而不自反則名罪戾於其身也速戾于厥躬蓋指放于桐宮之事也孽災也違逭皆逃避也天作孽謂己無以致之而其災出於天之所作者蓋無妄之災也此則可以違避若乃欲敗度縱敗禮則是自作之災孽也其名戾于厥躬必矣此則不可逃矣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

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後人毁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遂引此言為證盖為國家者苟有畏危亡之心常思兢兢業業以維持之而我無以致危亡之道則雖有天作之災吾猶可恐懼脩省而避之苟其咎自我作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於是自取之而已其危亡之至豈可得而逃哉孟子之言所以申明太甲之意以諭後世也太甲云我之所以速戾

于厥躬者蓋自作之咎既往者背違師保之教訓不能脩德於其初矣尚有賴於伊尹正救之德圖謀其終以逭夫自作之孽也蓋於是始知伊尹之忠而望其啓沃即序所謂思庸者也夫伊尹云太甲克終厥德蓋以謂皇天眷祐有商之所致至太甲言其不明則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不以其所不明者歸之於天何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古之人所為非其力之所能致者然後歸之

於無可奈何而委分於天如伊尹之於太甲能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之至於不改又諄諄而誥戒之至於又不改則營桐宮而居之其所以自盡者能如是而已矣至於克終允德則非伊尹之所能必也而太甲遂能克終允德豈非天乎若夫太甲之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實自為也豈莫之為而為之者哉實自致也豈莫之致而致之者哉故其孽皆自作之孽而不可以歸於天也如以自作之孽而歸之於天則人

事廢矣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於受曰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廸率典而紂荅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夫祖伊言天之命而紂亦言天命祖伊乃以為紂責命于天而深陳其不可者蓋命非人主之所言也安危存亡之勢皆於己取之而已矣茍為責命于天而謂己無預乎事則無復

有悔過遷善之心矣若夫人臣之於君雖在我者能盡夫為臣之道而從與不從在夫君從之則安且治不從則危且亂從與不從之間而治亂安危分焉非己之所能必也伊尹之言太甲從之者天也祖伊之言紂不從之者亦天也故二子可以言天若太甲與紂不可以言天矣太甲以為自作孽遂終厥德紂以為我生不有命在天故至於亡學者觀諸此則可以知天命之所自出矣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伊尹於是而盡敬於太甲拜手稽首以致其言而又陳其所以告戒之意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

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人有仁義禮智也豈以獨善其一身而已哉其心擴而充之使其四端之充實輝光發見於外使四海之人咸受其賜然後為能盡其性之所固有此古聖人之治天下所以始於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以修其身矣而遂舉斯心以加諸彼至於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也太甲之居於桐宮既能自怨自艾處仁遷義以聽伊尹之訓已其於欲敗度縱敗禮以速

戾于厥躬者亦已悔而不復為矣於是伊尹以冕服奉之以歸于亳始踐天子之位於是時也既能處仁遷義則是既以伊尹之訓正心誠意以修厥身而成其允德矣故在夫以其仁義禮智之實擴而充之使天下咸受其賜然後為能盡為君之道是以伊尹於其始踐位既言君之與民其勢相須以生蓋其為皇天之所眷佑克終允德以為萬世無疆之休矣於是又欲善推其所為以惠及斯民也故遂告之曰人君

之正心誠意以修厥身必使允行之德協于羣下之心然後可以為明后也蘇氏曰允德信有德也下之協從從其非偽者蓋欲天下中心悅而誠服苟非其德出於固有之誠心未有能至者既言其理之如是於是又以祖成湯之允德所以協于下者發明其意而盡其義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於掌上蓋先王之治天下所以

能使天下中心悅而誠服者無他惟其不忍人之政出於不忍人之心而已其愛養百姓之心惟恐一夫之失其所視民之有困窮而無告者哀矜惻隱若己實致之於困窮之地者故其愛恵之心也若子然既視之若子矣豈有不能盡其所以撫字鞠育之道哉故困窮之民先王之所以受天命之本於困窮而能子恵之則其深仁厚澤無所不被葢可見矣惟其子恵及於困窮則斯民信其有愛人利物之心矣故服

其命令而罔有不悦也罔有不悦則欲以為君矣故當時與湯同為諸侯者皆鄰並而有邦矣湯所有者惟亳之民以湯為君者亦惟亳之民令也湯之德惠及困窮故鄰國之民非湯之所有者亦皆以湯為君而望其來曰徯我后后來無罰蓋是時諸侯之邦皆化於桀之虐政峻法以荼毒斯民民墜塗炭不獲保其生而湯之在亳獨以仁政至於困窮之民無不被其澤者其深仁厚澤雖其所施者未出於亳邑而其

惻怛愛民之意已固結於天下故鄰國之後之也曰我后之來其無刑罰也必矣此其所謂允德協于下者也予竊以謂孟子之游諸侯大率用此意蓋是時諸侯皆以暴虐為政非使民以攻戰則厚賦斂以闕之嚴刑罰以脅之孟子之意以謂今之諸侯苟有行仁政者則諸侯之為暴虐者皆為之驅民而歸之矣故曰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又曰彼奪其

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又曰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大凡此皆伊尹所謂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之意也惟湯之子惠困窮而其允德協于下其見於已然之效者如此今也太甲繼之既能處仁遷義克終允德矣將欲擴而充之使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亦如成

湯之時豈有他哉惟在勉之而已故繼之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謂惟其不豫怠以勉其德則至於成湯亦不難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湯之所以懋其德者其新之又新也如此豈有一時之豫怠也哉故欲懋乃德則當視乃祖之所以又日新者無時豫怠則其德愈崇而民無不被其澤矣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此又告之以懋乃德之實也爲湯之子孫而欲懋其德以子

惠困窮使民服厥命罔有不悅苟非孝恭以立本聰明以致用其安能使其民被其澤哉故其上承祖宗之託則其奉之也不可不思孝下膺臣民之歸則其接之也不可不思恭奉先思孝則能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矣接下思恭則能子惠困窮使民服厥命罔有不悅矣然人君以眇然之身處於九重之上垂旒蔽明黈纊塞聰而欲盡知四方情偽以子惠其困窮非其聰明足以察見人情之好惡則其聞見止

於耳目所接之地而已故又在夫明足以視遠聰足以聽德然後為盡明曰視遠聰曰聽德者唐孔氏曰視戒見近迷遠故言視遠聽戒背正從邪故曰聽德各準其事相配為文此說是也而未若林子和之說為善子和云高其目所視者遠然後可以為明下其耳所聽者德然後可以為聰此蓋言聰明之用其所施者有不同故也既能孝恭以立本聰明以致用則為君之道盡矣其能擴而充之者斯可以協于下矣

伊尹之所以望太甲者既得之矣故終之曰朕承王之休無斁言我承王之休美無有厭斁者也

太甲下　　商書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申重也伊尹於是重誥于王以盡其所以警戒之意

蓋優游饜飫欲其入之深而不背也書之六體典謨訓誥誓命之文雖曰其體有六亦無截然為謨為訓為誓為命之理蓋其體亦有相參混者如太甲三篇與伊訓皆是伊尹訓太甲言蓋皆訓體也而此篇曰伊尹申誥于王則訓之與誥義亦相通蓋此二字亦皆是有所警戒之意無逸曰古之人猶胥訓誥則是二字之義蓋不相遠學者於此尤不可以穿鑿通之也嗚呼者歎而發其辭也古人有言曰善亦何常師

之有蹈之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惟善與不善之無常也故太甲始也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可謂其心為小人之歸矣而其一旦幡然而改則遂能克終允德以聽伊尹之訓已此有以見其不善之無常也然雖幡然改於不善而徙夫善而其中人易流之性常為放僻邪侈之所變遷安能保其終不至於棄其善以從於不善也故伊尹懼夫善之無常也則為之稱道夫天人神鬼所以禍福吉凶向背之際

惟在善不善之間蓋所以警動其恐懼修省之意而欲成其克終之善也惟天無親民罔常懷鬼神無常享蓋言天之所親民之所懷鬼神之所享皆無常也其所以無常者蓋有德則親之懷之享之無德則不親不懷不享矣故曰克敬惟親懷于有仁享于克誠蓋謂惟有德則可常也敬仁誠皆是有德之名但變其文耳惟天與鬼神之所親享民之所懷其無常也如此則人君所處之天位可謂難矣其所以難者蓋

有德則治否德則亂故也所以德惟治者以與治同道罔不興故也所以否德則亂者以與亂同事罔不亡故也治曰同道亂曰同事言治之難而亂之易也

蘇氏曰堯舜讓而帝子噲讓而絕湯武行仁政而王宋襄行仁義而亡與治同事未必興也必同道而後興道同者事未必同也周厲王弭謗秦始皇禁偶語周景王鑄大錢王莽作泉貨紂積鉅橋之粟隋煬帝洛口諸倉其事同其道無不同者故與亂同事無不

亡矣此說為盡大抵伊尹之誨太甲每告之以成之甚難而壞之甚易故始之所訓者則謂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至此又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欲與治同道非大德不可也苟與亂同事以不德之小者足以墜厥宗矣此皆伊尹至忠之訓也夫與治同道則興興之之難也如此與亂同事則亡亡之之易也如此將欲同其所以治之之道而不同其所以亂之之事者無他惟在

謹其所與之人而已所與者君子固與治同道矣所與者小人則與亂同事矣能終始之際謹其所與君子而不使小人得以乘間而進惟是明明之主明明者明之至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荀子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自古治亂之所生必自夫君子小人進退之間然人主即政之始銳意

於治則往往多用君子及其享富貴之日久驕縱之心日生而忘其禍亂之機故每至於用小人小人既用則天下由是亂矣蓋始用君子而卒用小人者此中材庸主之通患也故其國家亦皆始治而終亂且以唐室觀之高宗始與長孫無忌褚遂良則治終與李義府許敬宗則亂明皇始與姚宋則治終與李林甫楊國忠則亂德宗始與崔祐甫則治終與裴延齡盧杞則亂憲宗始與杜黄裳裴度則治終與皇甫鎛

程异則亂此數主者始終之際其用君子小人相反如此而治亂之應亦如影響之不差則是安危存亡之機果在此而不在彼也太甲雖能自怨自艾處仁遷義以聽伊尹之訓已然而亦安能保其終不與小人以至於亂天下者哉夫以堯舜之聖聦明睿智出於天縱其不惑於小人也必矣然猶且憂驩兜遷有苗畏巧言令色孔壬況如太甲中才之主也伊尹論君子小人之無常治亂之難易而總結之曰終始慎

厥與惟明明后使太甲知夫安危存亡之本以克慎厥終古所謂一言而興邦者此類之謂也伊尹既論天人向背之理與夫治亂難易之勢以致其所以誥戒之意然猶未足以盡其義也又稱夫其祖成湯知夫天之所親民之所懷鬼神之所享不可常也有德而與治同道則治無德而與亂同事則亡治亂興亡之際如此其不可恃也故於是勉敬其德德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以慎其所與於終始之際無時豫怠是

以自七十里興而伐夏弔民以有天下創業垂統貽子孫萬世之法為商家之太祖克配上帝之祀也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古者祭昊天上帝必以其祖考之肇造基業者為之配蓋所以極其尊嚴之道而盡其孝敬之儀周之祀明堂以文王配則商之祀以成湯配蓋可知也此曰克配上帝蓋是指其廟為太祖而克配食於上帝之祀也必言其克配上帝者蓋創業之君其

德至於配食上帝之祀則是其始終之際懋敬厥德者至是而成矣賈誼陳治安之策謂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内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大抵論人主之盛德必至於鴻名熙號與天地宗廟之祀相為無窮然後為至未至於是則天之所親民之所懷鬼神之所享猶未敢自必其有常也惟湯之所以兢兢業業克終

厥德也如此而太甲繼其有令善之緒當夙夜庶幾監視此成湯之所以懋敬者率而行之夫繼世而有天下莫不承祖考之緒然有若仲康之世所承者太康之緒宣王之世所承者厲王之緒則其欲大有為於天下必也有所變更移易而治功不可以遽成太甲之所承者湯之緒可謂善矣嗣有善緒則其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長卿曰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厖洪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

業隆於襁褓而崇冠乎二后蓋謂成王因文匡之令緒故其成德如此其易也太甲之繼成湯亦若是而已矣故為太甲者夫復何為哉惟監成湯之德以盡其持盈守成之志則何施而不可哉自此而下於是丁寧反覆告之以嗣守成湯之令緒持盈守成之道也夫成湯之所以懋敬厥德至於克配上帝者夫豈於一日之間襲而取之哉蓋由其明夫物之本末事之終始而知所先後故其德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而

至於是也故伊尹欲太甲之監於成湯之懋敬厥德則首告之以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蓋以夫人之所以升高陟遐者喻修德者之不可以無漸也夫自下而升於高自邇而陟於遐皆由其跬步而積之積跬步而不已極其所如往而無跬步之濶焉然後能至未有不積跬步而能至者故中庸論君子之道亦以謂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蓋進德修業之喻未有如此之切者成湯之懋敬厥德所

以銘於盤盂之上以為朝夕之監戒而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誠知夫所以自修之道如升髙陟遐然雖跬步不可廢也故太甲欲率乃祖之攸行亦惟見於躬行之實明夫先後本末始終之序如自下而升髙自邇而陟遐不可以陵節躐等而無其序也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

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夫既以懋敬厥德如升高陟遐之不可以無漸然則其所當先者果何事哉下焉為億兆之所倚頼一有輕之之心則乖離之釁生矣故必難之而後可難之者深思遠慮惟恐一夫之失其所也上焉為祖宗之所付託一有安之之心則亂亡之機兆矣故必危之而後可危之者戒慎恐懼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惟恐有一朝之患也無輕民事惟難則民事日益修無安

厥位唯危則天位日益安矣夫人君所以懋敬厥德自其始而慎之以至於終不越夫此二者而已故繼之曰慎終于始言欲謹其終必於其始謹之始之不克謹終亦無可見之效矣如升高者必自下而慎之如陟遐者必自邇而慎之不慎其自下自邇而能至於高與遐者未之有也然自古人君之治天下處於持盈守成之世亦莫不欲重民事保天位以終始其德然往往或至於忽民事而不念以危其位則有始

而無終者無他繼體守成之君生於深宫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危未嘗知哀未嘗知懼處富貴之極不知下民之疾苦雖自力於為善而至於耳逸樂之久海内治安上恬下嬉廓然無事則往往好人之順己而惡人之逆己於是諂諛之言日進而忠鯁之義不聞此民事之所以日忘而天位之所以日危而德之所以不終也如唐明皇即位姚宋為相姚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善守文以持天下之

正遂成開元之治及其太平日久一惑於聲色玩好盡忘其平日好賢樂善之心於是張九齡以忠直見踈而李林甫楊國忠以謟佞獲用一旦漁陽鼙發四海横流而猶不悟觀其與裴士淹論宰相賢否至宋璟曰彼賣直以取容耳彼宋璟者乃明皇初年頼其忠直以致太平者也至其狎習於小人遜志之言而逆耳之諫久不接於耳也則指之為賣直而不自知嗚呼明皇未足道也以唐太宗之英睿蓋天錫之勇

智而又躬冒矢石跋履艱難以有天下然至其治定功成之後其從善納諫之心亦寖以陵替故魏鄭公曰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三年强勉受諫而終不平也夫始也導人使諫是惟恐人之不逆其志也及其强勉受諫而終不平則是欲人之遜其志矣此實溺於宴安之習無敵國外患以儆其寅畏之心則其好人之順已而惡人之逆已者是人情之常也而非魏鄭公曰陳其不克

終之漸以類戒之則其至於追咎忠諫之人以爲賁
直取名如明皇天寶之亂亦不難也太甲之居於桐
宫困於心衡於慮而作也雖既能處仁遷義以聽伊
尹之訓已而伊尹懼其安於逸樂之久則或至於好
人之順已惡人之逆已以寖不克終故告之以慎終
于始矣又繼之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
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此蓋告之以聽言之道也有言
逆于汝心是拂耳之言也拂耳之言不可以逆已而

遂怒之必以其言而求諸道使其言果合於道則固忠直之言也雖逆耳而當從之也有言遜于汝志是順耳之言也順耳之言不可以從已而遂喜之必以其言而求諸非道果非道則固謟諛之言也雖順耳而當拒之也逆順之際不徇吾好惡之情而一斷之於道則君子得以伸其忠小人無所容其姦矣此終始謹厥與之要漸也然言之逆順必以道而求之苟其心不斷然知夫道與非道之為異則或至於以道

為非道而以非道為道矣欲知道與非道之異而不惑於是非則奈何亦不過乎慎思之力行之而已故伊尹於是又歎其難而曰弗慮則不獲蓋欲其深思之也弗為則不成欲其力行之也慎思力行則慮而獲矣為而成矣此一人所以元良也元良言其大也一人大善則知道與非道之別故逆耳之言不可以情拒之順耳之言不可以情受之如此則君子在位而小人不得容其讒佞於其間此萬邦所以正也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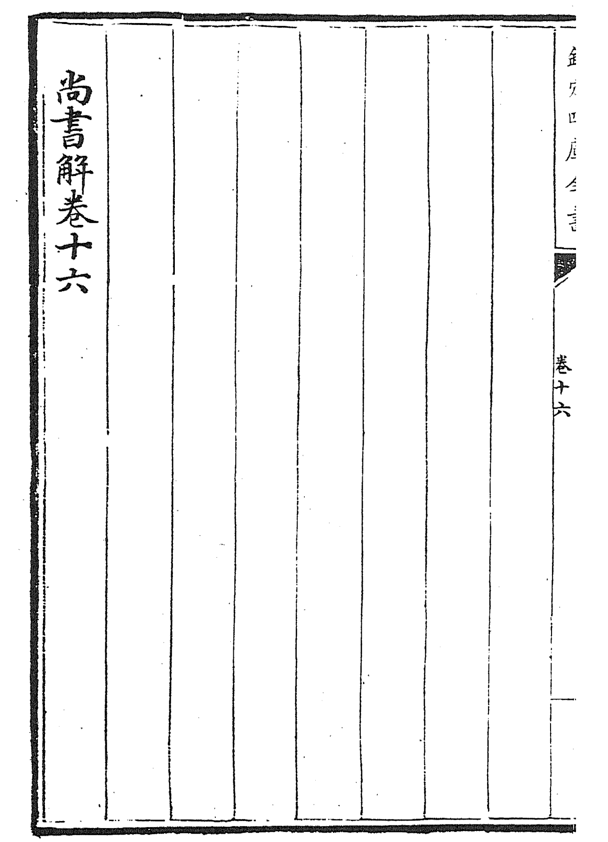
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一人元良萬邦以正之謂也至於一人元良萬邦以正則伊尹之所以期望於太甲者盡於此矣彼太甲能事斯言躬行以懋敬厥德而慎之於終始之際則能灼知君子小人之情狀而浸潤之譖膚受之愬必不得行彼小人之類進其嘗試之說以變亂先王之政刑者將無隙而入矣故終之以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言先王之舊政可以為萬世常行之道

惟小人之辯言為能亂之君不信辯言則舊政不亂矣太甲能不以辯言亂舊政則離師傅而弗反矣故伊尹得以遂其功成身退之志不以寵利居成功而引身告老以歸也君罔以辯言亂舊政則君之道得矣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則臣之道得矣君臣各得其道則我商家可以保其永久之年信有休美于無窮矣自古膺受遺託孤之任其進退之際可謂至難矣蓋其德之可以託六尺之孤必也耆年宿德為一世

之老成人然後可以服天下之心故其至於功成事定也以其年齒論之則可以告老而歸而以事勢觀之則或未可以遽去者蓋爲幼主者類多血氣未定趨舍未堅苟其德未能至于離師傅而弗反而吾則引身以去使小人得以乘隙而進則將至於辯言亂舊政而貽四方之禍矣故名公不悅周公之留輔成王而周公反覆再三言其所以不得不留之意者則其勢未可以去則亦不得以寵利居成功爲嫌也太

甲之自桐宫而歸也既能處仁遷義以克終允德矣而其當時内外協德無有異心上則無管蔡流言下則無頑民之不率教者伊尹之心度其必能終始謹厥與不以辯言亂舊政也故諄復明告以堅其心於申誥之時而遂示其所以引身求退之意蓋如是而不能引身而去則為以寵利居成功矣昔霍光受武帝寄託輔翼少主昭帝即位方年十四而其時又有上官蓋燕之徒懷異志而窺伺神器當此之時不可

一日而無光也故方其不引身而去於昭帝之時其義為得至於宣帝之立年已長矣其聦明慈仁足以獨當萬機之勢而守高皇之業光可以歸政矣而猶執其權者累年寵盛勢極卒成族滅之禍予嘗以為光在昭帝之時是周公之勢也在宣帝之時伊尹之勢也伊尹不以寵利居成功而光居之所以為不學無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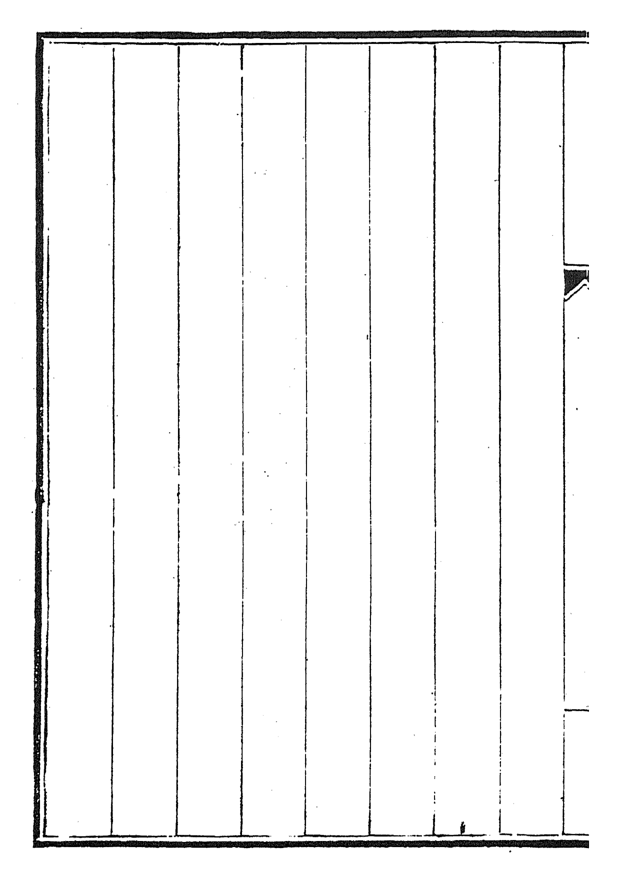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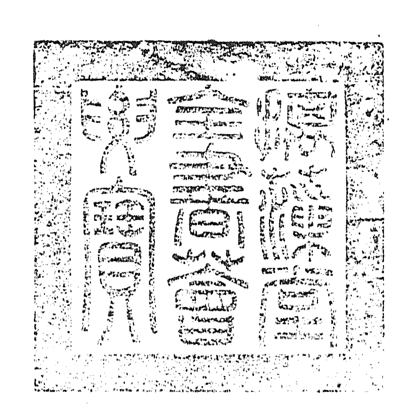
尚書解卷十六

謹案第二十一頁前七行先王之所以制爲喪祭之禮刊本祭訛制今改

第三十七頁後六行葢謂惟有德則可常也刊本謂惟訛惟謂今改

第四十八頁前四行而慎之於終始之際刊本慎訛順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李士熙